

中·外·电·影·名·片·丛·书

1

死 吻

SIWEN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死 吻

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1 年 · 哈 尔 滨

806809

《中外电影名片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 沈 寂 翁世荣
编 委 (姓氏笔划序) 王继权
沈 寂 姚国华 翁世荣
戴中孚
责任编辑 刘冬冠
封面设计 任 薏

中外电影名片丛书

死 吻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9 2/16·插页 3·字数 182,000

1981 年 6 月第 1 版

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20,900

统一书号: 10093·397

定价: 0.69 元



▲《卿何薄命》【美】剧照一

《卿何薄命》剧照二▶



◀《月宫宝盒》【美】



▲《翠堤春晓》【美】



▲《夜半歌声》【中】

《魂归离恨天》【美】剧照一▶



◀《魂归离恨天》剧照二



目 录

翠堤春晓 [美]	(1)
死 吻 [美]	(16)
魂归离恨天 [美]	(29)
江山美人 [美]	(40)
卡萨布兰卡 [美]	(54)
宝剑留痕 [美]	(74)
巫 山 云 [美]	(83)
芝加哥大火记 [美]	(98)
飞 人 记 [美]	(112)
卿何薄命 [美]	(126)
凯 旋 门 [美]	(137)
天 伦 乐 [美]	(153)

月宫宝盒	[美]	· · · · ·	(170)
黄金犬	[日]	· · · · ·	(183)
华丽的家族	[日]	· · · · ·	(200)
红 莓	[苏]	· · · · ·	(221)
夜半歌声	[中]	· · · · ·	(239)
清宫秘史	[香港]	· · · · ·	(250)
小 忽 雷	[香港]	· · · · ·	(274)
编 后 记		· · · · ·	(289)



翠堤春晓

〔美〕山姆·霍甫斯登 编剧

上官神 改写

——八四五年，在奥国维也纳城。

被后世称为圆舞曲之王的约翰·斯特劳斯，生于音乐之家，从小受艺术的熏陶，爱好音乐。他父亲是著名作曲家和乐队指挥，却不愿儿子从事音乐，竟送他到一家银行去任职。

斯特劳斯坐在会计室里，在帐簿下面放着一张乐谱，时而举目凝思，时而低首疾书。从他灵活的眼光和激动的神情中，可以看出他全身血液正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轻快地流动。最后，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，在帐簿上打着拍子，高声哼了起来。

银行经理象一头捕鼠的野猫，慢慢走近，同事们给斯特劳斯发出警告，向他做手势暗示；但是他整个身心沉浸在音乐的漩涡中，没有注意到身旁发生的事。

经理瞥见帐簿下那张乐谱，脸上泛着一股怒气，低声责

斥：

“原来你又在谱曲子，你的笔不在帐簿上记数字，却在纸上写那些音乐符号！”伸手将乐谱夺过来，要把它撕碎。

斯特劳斯不去夺取乐谱，却把桌上的一叠钞票拿在手里，向经理抗议：

“如果你撕毁我的乐谱，我就撕碎你银行里的钞票！”

经理屈服了。斯特劳斯保全了他珍贵的乐谱，但是失去了他不喜欢的职位。他离开银行，踏着初秋的落叶，无目的地蹒跚在街头。他觉得奇怪，父亲是音乐家，他的两个弟弟也都在乐队里工作，为什么偏要叫他到银行当会计？现在丢了职业，父亲一定很不高兴。他不敢回家，信步向他的女友宝蒂家走去，想从她那里找到安慰和鼓励。

宝蒂正在帮助她母亲料理家务，看到斯特劳斯沮丧的神情，她一下子就猜到一定是发生了意外的事情。再三询问，终于知道了一切。她想叫斯特劳斯再去向经理说说情。但他坚决拒绝，表示今后要自己办乐队，在维也纳提倡和推广他心爱的圆舞曲。

宝蒂有些担心：“你有多少钱，能养活一个乐队？”

“音乐家生活在灵感中。灵感是钱买不到的，也不会因钱而消失。”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。

其实，宝蒂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那时候的人，对于圆舞曲都认为是一种粗野的音乐。在皇家贵族举行的盛会里，这种音乐被视为低级而禁止演奏。可是，斯特劳斯却将它当作瑰丽的珍宝，比自己的生命还热爱。非但是他，就是宝蒂和她的一家，也都对圆舞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当宝蒂发现再

也不能挽回他的决心时，就热诚地鼓励斯特劳斯去完成他的志愿。

于是，这位青年音乐家奋勇地向他的前程迈进了。

宝蒂的父亲在维也纳开设一家面包店。店里有一个司务，名叫克伦尔，是个提琴手，向来对斯特劳斯很钦佩。他有一个朋友是奏大提琴的。同时，他们还有很多爱好圆舞曲、乐艺高超的亲戚朋友。于是，一个业余的乐队组成了。他们不拿一个钱，只是为嗜好音乐而奏乐。他们愿意在公余闲暇之际，拿起自己擅长的乐器，在斯特劳斯的指挥下，奏出非常悦耳的圆舞曲。

经过几次练习之后，他们就和将要开张的唐梅亚饭店约定，在那里公演，以招徕宾客。

饭店开张那一天，油漆全新的华丽餐厅里拥满了好奇的人们，他们期待这支新乐队的演奏。但是，美妙的圆舞曲的动人旋律，虽使他们感到新颖和惊奇，可是，由于他们长期习惯于聆听庄严的古典乐曲，因而不敢听圆舞曲这种轻快旋律，怕人们耻笑自己学识浅陋。于是，除了宝蒂一家和斯特劳斯的母亲外，宾客们一个个悄悄离去，没有一个肯再进餐厅来听他们演奏。

肥胖的唐梅亚老板，没想到饭店开幕竟遇到这个令人丧气的场面，他难过得几乎要发疯了，就用沙哑的嗓音吩咐侍役们把餐厅立刻收拾起来，还气愤地命令乐队：

“好了！今日的节目完了！”

斯特劳斯怀着忧急的情绪，环视着没有客人的空荡荡的餐厅，痛苦地停止了他手里的指挥棒，宣告他第一次演出的

失败。

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一群从歌剧院刚演出结束的音乐家，慕名到这新酒家来观光。其中一个维也纳皇家歌剧院最红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，她进门听到老板的话，立刻提出抗议：

“今天的节目没有完！”

斯特劳斯在音乐台上，惶惑地注视着这一群服饰华丽的客人，当卡拉走近来时，他恭敬地对她行礼：

“小姐，如果你要点一支你心爱的曲子……”

“年轻的音乐家，为了庆祝你的成功，希望你继续演奏你的圆舞曲。”

斯特劳斯高兴地接受了她的请求，又重新举起手中的指挥棒。他的心里感到一阵炙热的火焰在燃烧。他全身的精力，满腹的才情，都集中在这枚指挥棒上。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成绩，因为这些自己谱写的乐曲往日从未象今天这样美妙！这醉人的音乐从窗口里传播出去，把街上的人都吸引住了，原来已离开饭店的重又回来，很多人在家里再也耽不住，已经上床的匆匆穿起衣服……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象一阵潮水般涌进唐梅亚饭店。他们坐着、站着，互相拥挤在餐厅里倾听。这动人的节奏使他们的血液奔腾，使他们的身体想跳跃，使他们的情绪欢快。他们一个个随着乐曲旋舞起来。圆舞曲象一阵春风，把所有的人都卷进了欢乐的海洋。

不久，法利特公爵要举行一个贵族的跳舞宴会，卡拉代表公爵邀请了斯特劳斯。卡拉高兴地祝贺他的成功，又问他最近有没有新曲谱成。斯特劳斯拿出新作给她。她低低地哼了一遍，就请求他允许自己当众演唱，并请他伴奏。斯特劳

斯不敢冒讥笑的危险，但又情面难却，决定先由卡拉独唱，中途再加入乐器伴奏。

舞会开始，宾客们听说著名女高音卡拉在独唱，都凝神倾听。优美的旋律在华贵的客厅中回旋，由低缓而激越，再慢慢地回复到抒情的中音。每个宾客都被这出色的演唱打动了。没料到正在这个时候，乐队附和着奏出了三拍子的圆舞曲，那些贵族都惊呆了——啊，这就是圆舞曲！成见和现实在交战，但现实的成功终于战胜了固执的成见。赞赏的情绪充满在来宾之间，一对对舞伴走下舞池，回转在漪丽迷人的乐曲之中。

斯特劳斯感谢卡拉使他在上流社会里成名。卡拉对这青年作曲家也萌生了爱慕之心。两人相见恨晚。他们来到一个幽静的起坐室里，互吐衷情。正在这时候，法立特公爵傲慢地走了进来。他对卡拉爱恋已久，至今得不到对方的青睐。现在眼看她依偎在那青年音乐家怀中，愤怒和妒忌之火在心中猛燃起来。他故意做出没看到斯特劳斯的樣子，走到卡拉身前，将一条灿烂夺目的钻石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，然后侧过脸睨视青年音乐家，冷冷地问：

“这是谁？”

“青年作曲家约翰·斯特劳斯。”卡拉介绍，“他是位圆舞曲音乐家。”

公爵轻蔑地哼了一声：

“圆舞曲！哼！他演奏一次，价目多少？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来数着。

“我不需要钱。”斯特劳斯受到侮辱，激动得声音也在颤

抖，他愤怒地回答公爵，“你留着再去买一条项链吧！”说着，有礼貌地向卡拉微微鞠了一躬，又讥讽地对她望了一眼，匆匆离去。他深悔不该和这些贵族结交，也发誓以后不再见他们。

当他走下爵邸的石阶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街灯下唤他：

“亲爱的！怎么了？”原来是他的女友宝蒂。

“你怎么到这里来？”斯特劳斯奇异地问。

“为了想早一点知道你演奏成功的消息。”宝蒂的眼里充满了期待和忠诚。她是满怀希冀，等候幸运降临到他身上。

斯特劳斯沉默了一下，忿然摇摇头：

“不用说了，贵族都是势利的，除了金子，他们什么都不懂。”他是指公爵，也可能是对卡拉不满。

在受辱和嫉愤的心绪下，斯特劳斯更感谢宝蒂对自己的诚意，她的关切、深情，使他深为感动。他扶着她，伴她回去。在归途中，在清幽的树荫下，他吻了她。第二天他们结婚了。

结婚的宴会非常热闹，宾客都是斯特劳斯乐队里的乐师，他欢愉地告诉宝蒂：

“我现在得到了幸福和快乐。妻子、音乐和朋友是我最大的财富。他们永远不会离我而去。”

正当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又意外地增添了一个喜讯。乐谱出版家赫伯拉请求斯特劳斯让他优先获得乐谱的出版权，并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。斯特劳斯不再为贫困而发愁，他的声名也随着乐谱印数的增长而传遍欧洲。

一八四八年，欧洲每一个角落，都蕴藏着革命的思潮。奥王的专制，迫使人民暴发了革命。暴动的群众，布满了京城维也纳。斯特劳斯也憎恨那些贵族的骄态蛮横，同情群众的反抗行动，他特地作了《埃及进行曲》来鼓励他们。群众在雄壮的乐曲声中向贵族的府邸进攻。

路上，遇见了刚从歌剧院出来的卡拉。豪华的马车，绚丽的服饰，使群众误认她是贵族夫人，将她紧紧包围，不让通行。斯特劳斯看到了她，想起以前卡拉对自己的盛情，就连忙上去解围。他们随着人群向公爵府前进，正好皇太子带了禁卫军巡逻队到来。斯特劳斯不认识皇太子，大声骂他是“没良心的贵族”。皇太子恐怕因闹事使百姓受害，便下令驱散。混乱中，斯特劳斯雇了一辆马车送卡拉回家，但是城里的路都已戒严，他们只好驱车向城外驶去。

天渐渐黑了下來，车子走进了森林。整天的劳累，使人感到疲乏，他们只能在马车中过夜。

第二天清晨，斯特劳斯很早就苏醒，只见隔晚的宿雾飘忽在树林中，渐渐消散，化成一缕缕棉絮似的雾气，环绕在枝叶间；四周野花，沾满晶莹的露珠，清沁的气氛布满大地。一阵阵晓风，软软地吹落鲜红的花朵，在他们车辆下滚过；一丝丝柳絮，温柔地拂过他们的面颊。远远传来一声牧童的笛音，在林间回荡。杜鹃在远处欢乐地歌唱，一辆邮车在他们车前掠过，阵阵银铃，互相传应。郊野的每一种声音都是那样的悦耳、动人。斯特劳斯唤醒了卡拉，轻轻地告诉她：

“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啊，诗人见了是一首天然的诗，音乐家见了是一首天然的乐曲。”他低低哼了几个音，高兴地叫

起来，“我得到了，得到了。”卡拉问他得到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得到了灵感，待会儿你听吧。”说着，就匆匆地找笔在纸上记下来。

中午，他们找到了一家酒店，斯特劳斯取出他新谱的乐曲开始演奏。如梦如幻的曲调，柔婉娇媚，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幻想、诗意的激情，驱使人们狂舞。酒店的女主人拿着酒来祝贺和感谢：

“你就是约翰·斯特劳斯吗？谢谢你的光临和演奏。”她又回身对卡拉说，“幸福的太太，你有如此成功的丈夫，我真为你高兴和骄傲！”

卡拉被人误以为是斯特劳斯太太，心里泛起了一种复杂的感情。她知道斯特劳斯已结婚，不由得心绪烦闷；但又见到能做斯特劳斯夫人，是一种如此令人艳羡的骄傲，又不禁衷心钦慕。斯特劳斯也爱恋地望着他的知音，轻声询问，早上的曲子用什么名字？她稍加思索，就婉声回答：

“叫‘维也纳森林曲’吧，你不是因为吸收了林中天然音响才谱写出来的吗？”

没有几天，革命成功了。旧皇逊位，由皇太子执政。公爵知道卡拉和斯特劳斯的邂逅，妒火中烧，要约斯特劳斯决斗。卡拉怕他吃亏，只得跟随公爵。斯特劳斯再度受到情感上的打击，心里烦躁，整夜不眠。他用谱写乐曲来发泄自己的感情。而对妻子也失去了往日的体贴，变得乖戾和粗鲁。

宝蒂发觉丈夫对自己的爱情有了变异，又不敢正面明说，只是常常婉转地劝他注意身体。一天早晨，当斯特劳斯伏在钢琴上谱写《在我们年青的一天》乐曲时，宝蒂特地为他煮

了杯咖啡，放在琴旁。但是斯特劳斯全神贯注地作曲，没有注意到，她便轻轻地提醒丈夫：

“你快把咖啡喝了吧，再等下去要冷了。”

斯特劳斯头也不回，冷冷回答：

“你不要打扰我，没看见我正忙吗？”

宝蒂还是温柔地表示体贴和关心：

“你这样太累了。晚上没睡好，一早起来，连咖啡也不喝……”

不等宝蒂说完，斯特劳斯就忿怒地拍了一下琴键，厉声喝止：

“不要多唠叨了！”

宝蒂没想到自己一番好意，反遭到丈夫的责备，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，委屈地默默哀泣。斯特劳斯终于被她的忠诚和温顺所感动，反为自己的不忠实而惭愧。他决定和卡拉斩断情丝，和宝蒂一起到匈牙利去作旅游演奏。

就在他们收拾行李、整装待发的时候，卡拉来找他了。

“我不愿再见你。”斯特劳斯悻悻地说。

“但我是为了你。”卡拉委婉地告诉他一个重要的喜讯，“皇家歌剧院要我来请你去担任指挥。”

皇家剧院的聘请，这崇高而光荣的职位在他面前放光，他有点动心。但他立刻想到，如果留在维也纳和卡拉在一起，又将燃起难以泯灭的情焰。他想到妻子对自己的爱情和忠诚，耽心将来引起不幸的结果，就坚决拒绝卡拉的邀请。正在这时，宝蒂进来了，在情敌面前，她感到不安，但剧院的邀请又使她欢欣，她虽也耽心自己的家庭幸福将受到更大的波

折，可她更关心的是丈夫的前程。她便诚挚地望着斯特劳斯，恳切要求他答应皇家歌剧院的聘请。

斯特劳斯终于和卡拉在一起了。他们一个作曲，一个练音；一个指挥，一个演唱。艺术使他们粘合在一起，爱情使他们不能分离。许多天的演出，哄动了整个维也纳；成百成千的观众，从各地涌向剧院。每个人都渴望能聆听新的圆舞曲歌剧。可是，只有宝蒂——这位音乐家忠实的妻子，一个人留在家。她怕看见丈夫和自己的情敌在一个舞台上演出。她希望丈夫成功，能得到光荣和赞誉，她也忍受着难熬的寂寞和难言的苦痛。

演出的第三个星期的晚上，公爵来到斯特劳斯家里。他跟宝蒂说：

“夫人，你丈夫的成功，使我也为你感到高兴。但是，连维也纳的孩童也知道斯特劳斯爱上了那歌剧院的女主角卡拉小姐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宝蒂低垂了头不响，她非但感到了失恋的痛苦，同时也觉到了受辱的难堪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她的面颊。

公爵还告诉宝蒂一个更可怕的消息：

“我听说，他们决定在今晚演出后，私奔到另一个地方去，离开你，抛弃你，去过他们逍遥的生活。别人不能干涉他们的自由，但是你可以，你是他的妻子。”

公爵留下威胁和忠告后离去。宝蒂抹着眼泪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楼梯。她心情紊乱而又激动，她再也不能忍受和谦让，再也不能屈服和顺从。她要重新获得她的丈夫。她宁愿丈夫没有名气，没有荣誉，没有前途；她需要他伴在身边，